

月光下的爱情

〔印度〕 克里山·钱达尔 著



月光下的爱情

〔印度〕克里山·钱达尔著

冯金辛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月光下的爱情

〔印度〕克里山·钱达尔 著

冯金辛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5 插页 2 字数 160,000

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3,000册

ISBN7-5327-0523-4/I·238

定价: 3.10 元

(沪)新登字 111 号

目 次

驴先生进城记.....	1
月光下的爱情.....	127
我不能死.....	139
无花果树.....	175
诗人、哲学家和办事员.....	188
白沙瓦快车.....	198
花是红的.....	210
马哈勒米桥.....	220
 译后记.....	 237

驴先生进城记

第一章

在这一章里，我讲讲我自己，我的情况。和一些会使许多读者感到惊异的事情。

阁下：

我既非头陀或托钵僧，也非圣徒或献身于宗教的人，也非某某斯瓦弥^①弟子阿难陀一百零八世孙。我既不是有名的用草药治病的苏非派^②信徒，也不是大夫或用信仰治病的医生。我不是喜马拉雅山的隐士，也不是一个瑜伽教徒。我更不是电影明星或政党领袖。我不过是一头驴子，而这头驴子，无疑是由于童年时代怪诞的命运，变成了一个读报迷。我迷到如此的程度，竟然常常离开我运砖的工作，把时间专门用来看报。

在那时候，我为陶工丹努所有，他住在巴拉斑基（因驴子闻名的地方），他是律师萨伊德·凯尔马特·阿里·沙雇用来运砖的。

萨伊德·凯尔马特·阿里·沙是勒克瑙一个非常受人尊

① 斯瓦弥是对出家人的通称，意思是师父。

② 苏非派是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。

敬的有资格出席高等法庭的律师，正在他热爱的故乡巴拉班基兴建一幢漂亮的别墅，他亲自监督这件工作。萨伊德先生十分爱好读书和写作，因此房子首先动工的部分是藏书室和阅览室。他总是一清早就去，搬一把椅子到阳台上，坐在那儿看报，同时一只眼睛注视那些运砖的工人。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有了看报的嗜好的。

事情常常是这样：我把砖卸在向上砌的墙壁旁边，就朝阅览室的阳台逃去。律师正全神贯注地在看报，没有听见我走近的声音。我嘛，就悄悄地站在他身后，从他肩上探头过去看报。慢慢地我看报的兴趣越来越浓厚，经常比律师去得早，首先看起报来。或者，有的时候他在看电影广告，而我就阅读第一版。我说：“这样看来，艾登、艾森豪威尔和布尔加宁^①又将举行一次会议了，是吗？”而他却说：“啊哈，在哈兹拉特甘杰，他们正在上演这部由利普库马尔和妮米主演的新片！”我说：“啧啧！一架飞机在亚历山大坠毁，十二人死亡！”他却说：“天啊，金价又上涨了！”

总之，我们相处得很好，直到我的主人在数了砖头后起了疑心，他让一个工人看管现场，自己前来找我的时候。他狠狠地用鞭子抽我，又把我牵回去重新驮运砖头。但律师却一句话都没说。在我第二回运砖后再次前去时，他亲自让我看第二页报。常有这样的情况，当我看完报的时候，他会从藏书室拿来一本书开始朗读。你明白了吧，我学会阅读和谈话，实在该归功于萨伊德先生和他的仁慈慷慨，因为他在看报后有讨论新闻的习惯，他也喜欢朗读书籍和对它们评论一番。而在他盖房子的地方，并没有一个真正能和他讨论的人。在这儿周围

^① 此三人是当时英、美、苏三国领导人。

的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事。噢，不错，我，一头驴子，在那儿，但他能跟我讨论多少呢。事实上，萨伊德先生所要的，仅仅是有一个能交谈的人，有一个能倾听他的意见和主张的人。如果在这儿不是我而是一只兔子，我敢断定，他也会使这只兔子成为一位学者的！

萨伊德先生总是对我很客气很有礼貌，他常说，“真是可惜啊，你是一头毛驴！如果是个人，我会收养你做我的儿子。”因为萨伊德先生自己没有儿女。

好了，老天帮忙，萨伊德·凯尔马特·阿里·沙的别墅完工的日子到了，因此，我主人和我在那里的工作当然也就结束。陶工丹努那一晚喝了个痛快，到家的时候，他拿起棍子给我一顿好打，然后把我赶出他的家，连一根草都没让我吃。他说我的罪行是我没有运够砖，看了太多的报。“我要的是一头能搬运砖头的毛驴，”他说。“我并不要一头看报的毛驴。”

我又饿又渴，冷得发抖，在露天里过了漫长的寒冷的一夜。我留在丹努的屋子附近，只是为了我想在第二天一早醒来就去找萨伊德·凯尔马特·阿里·沙，告诉他发生的事情。要是我不搬砖头了，他当然可以雇用我来搬运书籍。我已经把莎士比亚起到沃德豪斯^①止的所有作家的一切著作都读过了，从这些作家中我所学到的东西，别的驴子连知道都不知道。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，律师先生会欣然雇用我的。

可是，请你看命运的安排多么奇特而不可思议！我早晨去萨伊德先生家的时候，才知道他夜里受到一帮流氓的袭击，为了活命，逃到巴基斯坦去了。袭击者之一是个名叫甘达·辛格

① 沃德豪斯(1881—1975)，英国小说家，作品以诙谐幽默著名，1904年移居美国。

的人，他是从拉合尔来的水果商，他在拉合尔城门外开了
一家很大的水果铺，在模范城有一座漂亮的公馆。他想也应该
在这儿有一座好的住宅。托天之福，他居然有了，萨伊德·凯
尔马特·阿里·沙的漂亮的新盖的别墅正等着他去住呢！

我早晨到那里的时候，甘达·辛格正在清除藏书室。他把
一个一个书架上的书全都往地下扔，又把水果放到上面去。
《莎士比亚全集》不见了，取代它的是一筐筐西瓜。迦利布^①的
诗集被抛掉了，在那儿放上了芒果。搁纪伯伦^②著作的地方放
了荔枝。没有多久，所有的书都丢在地上，全部水果都放进了
书架。放柏拉图作品的地方换上了梅子，放苏格拉底^③作品
的地方换上了番荔枝，而放雪莱著作的地方放了橘子，放济
慈^④著作的地方放了黄瓜。放克里山·钱达尔著作的地方则
被香蕉占了，放阿哈默德著作的地方则塞满了柠檬。

看到这种故意破坏文化的行为真使我伤心。我开始把书
一本本捡起来放进我背上的背篓。就在这时，甘达·辛格从他
放水果的藏书室里走了出来，他一见我做的事情，就叫来一个
仆人对他说：“把所有的书都放在这头驴子背上，如果书太多
一次驮不完，就驮两次或三次，哪怕驮上十次我也不在乎。然
后把书装上卡车运到勒克瑙去拍卖。”甘达·辛格的仆人听从
了吩咐，于是我整整一天都把书搬到卡车上卸下。当黄昏到来
我搬完最后一本书的时候，我工作一天收到的报酬是甘达·
辛格仆人给我的一鞭和狠狠的一脚，然后他就离开我干他自

① 迦利布(1797—1869)，印度乌尔都语著名诗人。

② 纪伯伦(1883—1931)，黎巴嫩诗人，小说家。

③ 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。

④ 雪莱和济慈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诗人。

己的事去了。

我因此决定，一个如此无礼地对待书籍和学者的城市，不是适于居住的地方，我必须离开我的故土。我怀着悲痛的心情，捡起最后一根草，抖落我脚上粘着的本乡的泥土，走了。我向德里走去，这自由印度的首都，学识、文化的摇篮，政府的中心……不管怎样，我要到那儿去。

第二章

在这一章里，我叙述我如何离开巴拉班基，大踏步地走向德里，以及我对这座迷人的城市的印象。

“到德里去”的口号在那些日子非常流行，每个人的嘴里都在说。我也不能不受这普遍的呼声的影响，就从这里出发到德里去了，幸而当时并不知道我路上会遭遇的灾难。例如有这样一场：

我看见一个人从我路过的一个小村子里逃出来。他是个穆斯林（我能说他是穆斯林，因为他的胡子是按伊斯兰教的规定修剪的），是个木匠（从他带着的一袋工具上我能知道他是木匠）。这个人显然遇到了麻烦，我出于同情，就让他骑在我的背上。我轻快地向前疾走，这样一来，追他的人就追不上他了。他们果然没有追上。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，我觉得很高兴，也很满意自己能救出一个无辜的人。就在这时候，我们看见一大批流氓站在路上。其中之一指着我们说：“看这个穆斯林坏蛋。这头驴一定是他从哪个可怜的印度教徒手里偷来的！”这个可怜的穆斯林拚命解释，但没有人肯听。一个流氓

拔出一把短剑，将他一剑刺死了。

这批人中的一个在我的脖子上系了一根绳，牵着我走回家去。可是路上得走过几个穆斯林的村子，在那里我们遇见了对方的一批人。其中一人指着我们说：“看这个印度教坏蛋。这头驴一定是他从哪个可怜的穆斯林手里偷来的！”这个可怜的印度教徒为了活命，拚命解释，但是没有人听他。他们立刻把他干掉，将我分配给一个毛尔维^①。他就牵着系在我脖子上的绳子，向着清真寺走去。

路上，我低声下气地向他恳求：

我：“大人！请放我走吧！”

毛尔维：“我怎么能让你走呢？你是一件能带来运气的东西！”

我：“噢，不对，大人，我不是一件能带来运气的东西，仅仅因为我是驴子，才算是我的运气，要不然我已被杀死了。”

毛尔维：“那么，你得先告诉我你是印度教徒，还是穆斯林。然后我才能决定怎么办。”

我：“老爷，我既不是穆斯林，也不是印度教徒，我就是一头驴子。驴子是没有宗教的。”

毛尔维：“请你正确回答。”

我：“我是在正确地回答啊。毛尔维先生，毫无疑问，印度教徒或穆斯林能成为蠢驴^②。可是谁曾听到，驴子能成为印度教徒或穆斯林呢？”

毛尔维：“据我看来，你也是个坏蛋。我们到家后，我会决定怎么处理你。”

① 伊斯兰教的法律专家。

② 在英文中，傻瓜和驴子是同一个单词。

毛尔维先生把我系在清真寺外面，他自己走进清真寺到他的祈祷室去了。我的运气来了。我拉扯着绳子，直到它断掉，就逃之夭夭。我不停地跑了好儿英里，没有掉过头去望一下。我还下了这样的决心：如果气量狭窄、目光短浅的人相互争吵斗殴，那跟驴子有什么相干？以后我决不热心帮助谁了，管他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！

因此，从那时起，我白天躺在大树的浓荫下，或在田野或森林里吃草，只在晚上才继续赶路。所以，一直花了六个月的时间，还遇到许多麻烦，才到达德里郊区。

我觉得，这时我该对德里的地形简单地讲讲，好让别的来德里的旅客从我的叙述得益，不至于遭受挫折。

在德里的北部，你将发现难民，在德里南部，你将发现难民。在东部，有难民，在西部，也有难民。在这一切的中间，是印度的首都。除了电影院，还能随处见到广告画，为药品做的广告，和增加男性精力和效能的丸药，以及诸如此类的广告。人们可以从这一切判断这个都市的高度的文化与文明。

一天我走过月光广场的时候，看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坐着一辆马车。两只纤巧的脚搁在踏凳上，似乎正陶醉在自己的优雅和美丽之中。踏凳上有一张广告画，说明是：“因德拉·辛格，制造了一种确能使男子增加精力的奇妙药丸。今天就买一点吧！”

这景象的尖锐的讽刺，给了我这样深刻的印象，我就站在月光广场中央，情不自禁地纵声大笑。有几个过路的人也停在那里，他们看见一头驴子站在路中央笑得个不亦乐乎，他们也开始哈哈大笑起来。可怜的黑白不辨的人啊！当我实际是为了他们愚蠢的教养而痛心的时候，他们却在笑我难听的声

音。不久，一个警察奔跑过来，他一看见我，就举起警棍打我，把我赶走，朝着市政厅的方向赶。

有些人不会明白，驴子有时候就是会嘲笑人的。

到德里的旅客应该记住，有几座门可以进城，有德里门，阿杰梅里门，图克曼门等等。可是别受骗，以为真能从这几座门的任何一座门进到德里。因为你以为有路穿过城门的地方，你会发现到处是母牛、水牛躺在那里反刍，或者是警察躺在行军床上打盹儿。噢，不错，这些城门的左右两边，筑了许多路，你可以从那里进入德里。

英国人也造了一座城门：印度门。可是这座城门根本没有通路，必须沿着城门走。很可能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德里的所有房子都会有这样的门，人们想要过去，只好从窗子里跳进去。

在德里你能找到新德里，而在新德里你能找到康诺特坊。康诺特坊是个很美的地方。它的中心区是一个种着树木花草的圆形广场，晚上我看见人们骑着铁驴环绕着广场一圈一圈地兜风。这些铁驴跑起来比我快得多，可是它们不能像我那样嘶叫。

我看见这儿的人穿着羊皮外套。女人涂口红，染指甲；她们的头发做得这么高，远远看去，会以为她们长着驴子耳朵呢。

把这些人想成驴子，多有趣！这个我今天才发现。我从康诺特坊溜达到了印度门，那里有一块美丽的青草地，长着一种非常好吃的特殊的草。好几天来我没有吃过一点东西，因此你可以想象，我把嘴放到青草上开始想吃草的时候胃口有多好！可是我还没有机会尝到一根青草的味道，就觉得有根棍子打在我的背上。我大吃一惊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个警官干的。他非常生气，说：“这头该死的驴子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”

我迅速回答：“老兄，难道有什么法律禁止驴子到德里来吗？”

他听见我说话，不禁吃了一惊。恐怕他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一头会说话的驴子呢。他眯着眼睛看我。过了几分钟，他从惊奇状态中稍稍恢复，就抓住还挂在我脖子上的绳子，牵我到警察派出所，走进所长的办公室。

派出所所长惊讶地盯着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把它牵到这儿来，拉姆·辛格？”

拉姆·辛格回答：“大人，它是头驴子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可是为什么你要把它牵到这儿来呢？”

“大人，我看见它在印度门草坪上吃草。”

“吃草，是吗？那又怎样？不会是它吃草使你精神错乱了吧？你为什么要把它牵到这儿来呢？把它牵到畜栏里去关起来。没有必要把哑巴畜生带到这儿来。”

“正因为这样才牵来的啊，大人，它不是哑巴！它会说话！”拉姆·辛格说。他的语气带着得意的调子。派出所所长当然不会相信。

“拉姆·辛格，你身体好吗？你是病了还是中了魔？”

“对不起，大人，他说的都是真的，所长先生。”我一面说，一面慢慢地向他点头。

派出所所长好像见了鬼似的从椅子上跳起来。事实上，他的惊奇是可以理解的。因为，虽然德里一定有许多人像蠢驴那样谈话，可是，大概他决不会看到或听见一头驴子会像人那样说话。可怜的人儿，无怪他要感到奇怪了。他不知道如何处理妥当。这需要好好思索一下。终于他打开日记簿，开始记载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驴子。”

“父亲的名字？”

“驴子。”

“祖父的名字？”

“驴子。”

“嗨嗨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派出所所长越来越惊奇了。“全都是相同的名字吗？怎么会呢？拿我来说吧。我的名字叫吉奥蒂·辛格。我父亲的名字是皮阿雷·拉尔。我祖父叫吉文·达斯。我们的名字父亲和儿子不一样。所以你怎么能说你们全都是一个名字？简直是胡说八道。你一定是撒谎。”吉奥蒂·辛格注视着我，目光中含有极不相信的神色。

我说：“请原谅，大人，我并没有说谎。大人，事实上，在我们的社会里，我们并不更改名字。父亲，儿子，孙子，都是同样的名字。”

“这样有什么好处呢？”吉奥蒂·辛格问道。

“这样能非常容易地追溯一个人的家族。”我解释道。“譬如，你能告诉我你曾祖的曾祖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“我不能，”吉奥蒂·辛格沉思地说。

“可是我能。请你听着，大人。在你们的社会里，一个人要是知道他的六、七、八百年以前的祖先是谁，他就被认为是出身于名门贵族了。什么世家门第等等。可是，大人，我能告诉你我八千年以前的祖先的名字——我怎么说的？八千年以前祖先的名字：驴先生。这样看来，我们驴子不是出身于一个比你更高贵更古老的家族吗？”

吉奥蒂·辛格仔细地和我若有所思地看着我。目光中的不信任的神色更浓了。他向拉姆·辛格探过身去悄悄地说：“据

在我看来，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危险分子。我看他是个外国间谍，伪装成驴子来德里窥探的。”拉姆·辛格说，“大人，如果我可以提个建议，我认为我们应该剥掉它的皮。那时我们就能查明，是不是真有个间谍藏在里面，我们就好把他逮捕了。”

吉奥蒂·辛格点点头。“你说得对。但是我们需要得到副巡官昌德·拉姆的批准。走吧，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去。你牵着驴子。”

他们的谈话我听到了一点，可是我垂下耳朵，一声不响。他们把我带到了副巡官昌德·拉姆的办公室。

昌德·拉姆的八字胡子和红通通的脸儿使也具有一种永远自负的不满神气。从来没有人看到他哈哈大笑过，甚至连一丝笑容都没有人见过，因此，许多人认为他是第一流的巡官。

昌德·拉姆听完全部叙述的时候，严厉地盯着我说，“看来，你是个巴基斯坦的间谍！”

我默不作声。

昌德·拉姆握紧拳头砰地一声打在桌子上，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是个俄国特务！”

我仍然默不作声。

昌德·拉姆气得直咬牙。“混蛋！无赖！你是——共产党！如果你不立刻说出你是谁，我要打断你全身的骨头！”他一说完，拳头就开始像雨点似的打在我的背上，还用穿着警察的长统皮靴的脚踢我。在他干得快要喘不过气来的时候，我发出一声痛苦的、悲惨的嘶叫，这叫声使他突然住手。他十分惊讶，先看着我，随即看着吉奥蒂·辛格，然后又看着拉姆·辛格，愤怒地说：“这一切是怎么回事？看来他不过是一头毛驴，不

是吗？你们竟敢来我这儿说他是个外国的间谍！你们想愚弄我吧？我要把你们俩都开除，立刻开除！”

吉奥蒂·辛格和拉姆·辛格吓得浑身哆嗦。他们合掌恳求说：“大人，不是这样！大人，请听，刚刚在办公室外面，他还说话啦，大人！像一个人那样地说话。”

“你们一定在做梦。要不然，就是你们两个都神经错乱了。快滚，把驴子带走。把它关在哪个畜栏里。如果它的主人三四天内不露面，把它卖了。”

我放心了，快活地走出了办公室。我的计策成功了。要是我开口说了话，他们就会剥掉我的皮看看里面藏着什么。

就这样，四天过去了，一星期过去了，当然不会出现什么主人。因此我就被牵出去拍卖。被洗衣工拉穆买去，他住在朱木拿河对岸的克里希纳加尔。

第 三 章

在这一章里，我落脚在洗衣工拉穆的家里，并说说使我前去同市委员会秘书会见的事件。

洗衣工拉穆有个时候住在苏伊瓦兰。可是，在那次大迁移^①以后，他的不少主顾离开了，而那些留下来的也穷得只好自己动手洗衣服，拉穆决定也参加这次大迁移。于是他就越过朱木拿河，定居在克里希纳加尔。

我在那里工作很辛苦。拉穆一起床（他总是黎明即起），

① 指1947年印巴分治时，印度教徒由巴基斯坦迁居印度，穆斯林由印度迁居巴基斯坦。

就把一包包脏衣服放在我的背上，我们便离家到朱木拿河堤去，他很快就站在河里捣衣服。中午，他的妻子给他送来午饭，然后她又把一些已经洗干净的衣服放在我的背上驮回家里去熨。

白天，我沿着朱木拿河堤吃草，或者把时间消磨在看行人和车辆如何通过铁路桥。太阳落山的时候，拉穆不但让我驮洗干净的衣服，他自己也骑着我回家。我被拴在一个犄角里，面前放点青草，拉穆于是就往床上一躺，他已筋疲力尽了。

因此，就我来说，生活过得很单调，从一个犄角到另一个犄角，从家里到河边，从河边到家里。看不到一本书，看不到一份报。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，发明了什么进步的科学，在上演什么电影，艺术，文化，知识，美，技术，哲学……这些东西没有一样和拉穆的生活有关或跟我有关。无论如何，我不过是一头驴子。同时我注意到拉穆的生活，他妻子的生活，住在这儿四周的所有人的生活并不比我好。

最漂亮的衣服都经过拉穆的手——最柔软的丝绒，最薄的薄绸，最华丽的印花绉纱，轻得像雾一般的杜帕塔^①。可是拉穆的妻子和女儿连一件好纱丽^②都没有。

黄昏时我们从朱木拿河回家的路上，常看到新盖的电影院外面排队的行列。可是拉穆只能遗憾地长叹一声走过。电影故事里的惊险场面，电影明星的魅力，跟他无缘。他也想每晚能上电影院去，他的朋友，别的洗衣工也一样想去。可是，当他数数口袋里的钱，就明白了，要么买张电影票，要么吃顿晚饭，这样一来，他就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了，不是吗？

① 杜帕塔是一种能罩过肩头的长面罩。

② 印度妇女的服装，用整段的布或绸披肩裹身。